

沈阳同善堂：百年前东北最大的慈善机构

■ 朱姝

这里是沈阳老地界儿。

望云寺路横亘着小西路，东西向的药王庙路缠绕勾连着杏林街，同善巷如同淬火瓷器上的缠枝莲，于低回、昂扬处落入其间。

我去同善巷那天，柔和的阳光映照着眼前每一个事物，光影婆娑。同善巷里，吃香的，有如浴春风的蒸包子、吊炉饼、绝味小串、砂锅鸡、喝辣的，有又悠闲又热烈的麻辣烫、盆盆香；还有豪爽浓烈的辽中小烧、老龙口。“四方珍奇，皆归市易”，满街繁阜，一地热闹。同善巷，像宋代市井里的话本，有辞赋醇酒作伴，有丝弦佐茶，有桃李为友，还有熏风为朋。

小巷里中山路小学的孩子们不会想到，一百多年前，有人在这里开设牛痘局，为奉天城中天花肆虐的穷孩子免费接种疫苗。连杏林社区衣食无忧的大人们都不知道，还是这个人，还在这巷子里，开办粥厂，每日施粥，救济吃不上饭的百姓。

他，就是驻守奉天近20年的总兵、爱国将领左宝贵。

而在同善巷尽头、在杏花开放处，曾是百年前东北最大的慈善机构同善堂，现为沈阳红十字会医院的大楼。

设牛痘局 首开盛京接种疫苗之先河

清光绪七年，天花与霍乱肆意暴发，似可怕幽灵，紧紧扼住了奉天城的命运。

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场生死劫难。如血残阳从高大的怀远城门上跌落，站在逆光里的左宝贵显得苍老了许多。大西门里，怀远门外，他顾不得空气飞沫甚至尘土都可能传染天花的危险巡视疫情。这个平日里“治军严肃，晓畅兵事，谋勇兼优，乐善好施”的将军表情是复杂的——悲伤、急切。昔日繁华的正阳街，时有感染天花、满身疮痍的人倒毙街头。朝阳街，人们四散奔逃出城，呼嚎喊叫声此起彼伏。空气里充斥着死亡的味道。从清初的皇太极在奉天长宁寺避天花，到终生“避痘”却又死于天花的顺治帝，从出天花侥幸活下来的康熙，到得天花凄惨死在养心殿的同治帝，大清近300年的历史中，天花伴帝王左右，平民又奈何？

谁来拯救劫难中的奉天百姓？

走投无路的人们听到了这样一则消息——左大人设牛痘局啦！凡民间未出痘者，可接种牛痘疫苗，并收治天花病人，所有医费全部由牛痘局支付。那时，接种牛痘虽已传入中国，但对牛痘的施种，清政府尚未制订具体政令。左宝贵变卖私产与奉天商人筹措金银，创立慈善机构牛痘局。人们不会想到，这个善举首开盛京接种疫苗之先河，是奉天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。牛痘局每年春秋两季向社会公布接种日期，免费为贫民接种牛痘。每年引种两千五百余人。1917—1919仅三年间，就有6233名儿童接种疫苗。奉天的孩子们都会唱：“清明左大人，一副好心肠，施医又给药，人间美名扬。”

假若倒退一百年，假若也是在旭日暖阳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同善堂：洁白的雕花理石大门高高耸立，好像擎着苍穹，“救生门”三个字沉甸甸的，仿佛注入一字千金的承诺，走进大门心里就涌入了一脉脉的深情。宽大的影壁、青灰的墙面、交错的斗拱、精

致的砖雕、庭院的天井、透迤的回廊、脚下的石板、英俊的杨树、丰饶的小草、热烈的藤萝都在诉说生命的浩荡。所有生存的尊严与美好，都可以在这庭院里回放。同善堂让战乱与灾荒暂且退成了远景，这里是奉天人真正意义上的世外桃源和避难所。风越过雕花窗棂吹临，鼓荡着左宝贵的衣角，他抬头看鸟儿从长空掠过，划出一条悠长的弧线，不禁感叹：“艰辛戎马数十载，功名利禄何足惜？冷眼南窗看世事，万家灯火总关情。”仁爱是他内心的底色，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：苦难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，幸福才是。死亡战胜不了任何一片土地，只要那里充满爱。

左宝贵督建炮台之暇，每欲振兴学校。他捐资借设惜字局、义学馆多处，“筹薪水、给膏火”，免费收平民子弟入学。满屋书籍，一室纸墨清香。“公事退，左宝贵间辄轻裘缓带，亲自学中孝其课程”，他教授修身齐家之理，或押韵为诗，或散淡为文。出身武将却举止儒雅，虽为高官却和蔼可亲，不苟言笑实则风趣，循循然足见深情。

修防洪大堤 助奉天城重建

舒缓流淌的辽河大转弯处的人们，同样感念左宝贵主持修建辽河第一道防洪大堤的恩泽。蒹葭苍苍，岁月安好，一百年过去了，辽河水温情灌溉此地8万亩良田，防洪大堤成就了沈阳北郊二十里的石佛寺村“塔影遥开山雾重，笛声清澈水风凉”的美景。辽河水闪动波光，一如左宝贵慈爱澄澈的目光。

光绪十九年，辽河水暴涨，洪水决口，堤埂悉被冲毁，禾苗田地淹溺。左宝贵巡察灾情，率部抗洪。悠悠河水一定记取了他河边亲自监工、筹划方案的百转柔情；岸边白杨不曾忘记他不分巨细为村民补偿地价、埋头思索的神态。如此一项浩大工程，他没向石佛寺村百姓摊派一分钱一个工，全部工程都由左宝贵马步兵营的1000名士兵修筑。在石佛寺乡锡伯族西迁纪念馆内，我看见《重修辽河大堤碑记》那黑

色的石碑还在岁月里闪着光，村民们感念左宝贵的话语还是那么温热，“左大人修得大堤又高又宽，比原先的高好几倍哪”“左宝贵给咱修大堤时，正是他参加甲午中日战争，开赴朝鲜战场壮烈牺牲的前一年……”

《沈阳县志》记载：“奉天县治，四周津梁道路，左公亦多捐资修葺”。城东二十里，左宝贵雨中重修清帝祭祖福陵必经之路马官桥，有了那桥，便有了山一程、水一程、故乡那边的思念；城西二十里，左宝贵重修九十度大转弯路上的转弯桥，盛京大御路至此通达至京城，有了转弯桥，便有了“雨润平野，沿村渡水湄”的清凉；浑河堡，自来水患未平，又况潮平两岸，浪足三篙，奔流在此若江海。《浑河堡得胜桥碑记》记述了左宝贵修此桥的经过，“左大人筹千金巨款，修桥造官船六只，既便商民，更利兵役”，几经翻船之祸的浑河堡“从此松径夜寻，不至来鱼梁”。城南二十里，左宝贵重修奉天城南门户白塔堡石桥。1894年他率五千兵经过此桥，入朝参战。

那一天的浑河岸边，电闪雷鸣，天地白光，但见河水乍起，波澜时而远去，时而近前，风从河岸吹来告诉我一百多年前的那场雨……

“这场雨竟然下得毫无节制，足足下了两个星期。雨下得沟满壑平，突然从遥远的群山中，传来隆隆巨响，洪水像脱缰的野马，撕开不堪一击的上木场浑河古堤奔涌而来。”这是英国医生司督阁在《奉天三十年》一书中对那场洪水惊心动魄的记述。

让我接着把洪水暴发后的场面叙述完：洪水水头高足足六七米，海潮般向奉天城奔去。最先冲进小河沿，昔日盛京八景之一的小河沿顿成一片汪洋。目力所及，尽是翻滚咆哮的浊流，夹杂着破烂家具、烂柴火一齐涌进城。人们没有丝毫准备，眼见房屋接连倒塌。水面上，孤岛似的簇簇树木，枝丫上攀附着无助的人们。河面漂浮着从上木场冲下来的圆木、高粱秆、大树、桌子和大车，还有人、马、骡子、牛和狗。几个人还在水中挣扎，抱着门窗随波逐流，也有人拥挤在木



同善堂大门

筏上被洪水冲走……

“连日奉省遭遇罕见洪灾，两岸田禾庐舍俱被冲淹，居民漂下不计数人，呼号声惨不忍睹……受灾面积之大，灾情之重实为罕见，请求开仓放粮，灾后赈济。”这是盛京将军庆裕关于奉天洪水灾患真实禀报的奏折。

面对这场洪水之殇，左宝贵将军一面委托盛京医院英国医生司督阁呼吁国际社会帮助，向国际社会募捐。一面成立了奉天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“重建基金会”，帮助奉天城重建。他派军队运来木头，在城里盖起临时木板房，让无家可归的灾民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。接着，他又在同善堂创办栖流所、贫民习艺所、开办了育婴堂，收留无家可归的灾民，收养弃婴和孤儿。并贴出公告：凡属鳏寡孤独之人，均可在此赡养天年。他还下令垒起大灶，从自己俸银中拿出全部银两，在全城建十多处施粥厂救济饥俄中的灾民。他微服私访遍尝十几处粥厂，对偷工减料、中饱私囊的粥官当众鞭笞。

万善同归 爱心存植于城市血脉中

当同善堂连同它的老照片一起在岁月里泛黄，仁爱早已真实地植入城市血脉中，成为人们战胜苦难的信念与勇气。

下面几张照片拍摄于瘟疫与洪灾之时，照片上同善堂庇护着的人们没有张皇、悲凉与绝望，这不禁让我对同善堂肃然起敬。

同善堂孤儿院“救生门”前：这是一幅与阳光有关的照片。左边一株小松树青青郁郁，右边两个四五岁的孩子手拉着手。远景中高大的门楣与整饬的屋瓦交织错落成温暖的线条和色块。我已从一大片留白的阳光中分辨出另一种阳光——那是孩子们的笑脸，同善堂是他们的家。他们的明天就出自这光与色彩。不远处的孤儿院东墙，留有一个孔洞，专门收留弃婴。婴儿放在里面，身体压住电铃开关，铃声一响，无论什么时候就会有人出来接取婴儿。仅三年同善堂就收留孤儿228人。

同善堂育婴室：几名保育员身着工装，各自忙碌。或是怀抱

婴儿，或是手拿玩具逗婴儿抓握。最惹人瞩目的是中间一名保育员，她低垂眼睑，微抿嘴角，目光慈爱地看着摇篮里的孩子，仿佛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中。整个画面弥散着与安详慈爱。同善堂的孤儿院还添设了玩具、游艺场、浴盆，住宿衣物均由院方供给。孤儿院有专人负责每个孩子的衣食住行。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尚能如此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同善堂栖流所：几位暮年老人坐在火炕上的情景。拍摄者抓住了老人们随意坐着的瞬间动态，富有节律的棉衣皱褶、老人们脸上自由自在的神情及雪花扑打着窗口，构成了一幅安逸温馨的画面，让人倍感怡然的生命喜悦。据记载，每年11月份严冬酷寒，饥寒交迫滋生病患之时，同善堂都会收留身患疾病无家可归的流浪者。栖流所有淋浴、养病室，视病情轻重，对他们悉心照料，合理调养，还有专人对病情进行检查和治疗。每年平均收留近千人。我仿佛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，正顺着大雪覆盖的小道，向着同善堂大门走来。雪花闪烁着斑斓的光影，天空幽深明净，同善堂就是前方，照耀着万物众生。

同善堂自1881年创办以来，仰赖乡绅商贾、官员要政、社会名流、普通民众的爱心捐赠，或施房屋，或助地亩，一时风尚所趋，大有争先恐后之势。左宝贵参战甲午战争出征朝鲜前，立下遗嘱：吾今远征，班师无日，义学堂、牛痘局以及栖流所等，虽经设立，仅具规模。倘吾不归，将吾私宅悉数捐助该局所等，永远为慈善所用，以完吾未竟之志。

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，即左宝贵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牺牲后第二年，当时的盛京将军依克唐阿，将左宝贵创办的各项慈善事业汇总，咨部立案，划归奉天督军公署管辖，取“万善同归”之意，定名为“同善堂”。它依靠自有土地房屋、商号庙产和各界的捐助，慈善事业得以不断扩充和发扬。之后，又相继成立了同善堂小学和西医院。

一百多年后，又是一个春天降临，同善堂成为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。满庭芳草，陌上花开，君可徐徐归！（据《沈阳日报》）